

雨

*Bill Evans*

興

*Swing Out Sister*



雨一直下個不停。

真要命，我想。這是暑假第幾個颱風了？第二還是第四。第幾個雨天下？大概跟牆壁上慌張亂逛的螞蟻一樣多吧。我湊近螞蟻在牆上形成的長長的螞蟻線仔細瞧著。看不出他們臉上的表情，不過十足的肢體動作像是有魄力的默劇般充份表達出他們的慌張。同樣的居住地淹水，他們不必像人們需要依靠白布條或自焚什麼的才能向世人宣告他們的不滿。從這點看來，人與螞蟻的行為模式還是不太一樣的，萬物之靈。

從半夜雨就開始安靜地下著。在水銀路燈下的雨絲拉得長長的，以筆直的型態落在黑黑的柏油路面上。若是一直盯視著那雨看，會有雨絲向天空刺去的反錯印象。不可思議的那下法居然持續到今天中午，從雨聲一直蹣跚蹣跚沒有改變就可以知道。

我拿起電話像要檢查按鍵的正常性

似的按下七個不同的數字。真稀奇的電話號碼，我邊按邊這麼想。每次按每次都要這樣想一遍。一通電話七個數字完全不同的機率有多大呢？首先前三碼的區域號碼要完全不同就已經是限定性的，非隨機的存在了。在所有的區域號碼中挑出所有三碼不同的號碼集合，再搭配上數字完全不重複後四碼有幾種組合呢？雖然每次都會這麼考慮著，不過都很不認真地想到這裡就停止了。這樣計算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啊，因為不知道作為分母的電話號碼數量有多少。

「哈囉，下雨天想找我出去玩嗎？你得要有車才行噢。沒車的話想找我聊天嗎？可惜不行，因為我不在家。不要氣餒噢，你可選擇再多打幾次碰運氣，也可以爽快地留下你的聯絡方式，我會找你的噢。不過不要什麼話都不說就掛了，那樣會像恐嚇電話似的奇怪噢。BEEBEE...」

我無言地掛上電話。有意思的電話留言，充份表現出她的個性。本來約好今天去看 FACE OFF 的。我喜歡 Nicholas，她喜歡 John，正好。其實我也很喜歡 John 的，尤其是他的舞

技。他的電影幾乎一定會安排讓他秀上一段，簡直就像好萊塢的祕密內幕似的。不過我更喜歡 Nicholas，大概是他那種趕鴨子上架似的英雄表情跟我有點像吧。

從窗外看去，天上的灰色厚雲滿滿覆蓋著，似乎一直延伸下去就那麼將地球完全包圍了。雨更加絕望性地地下著，蹣跚蹣跚。這時從外太空看地球，一定像個裝了噴水器的圓形垃圾袋吧。我放了搖擺姊妹 Swing out Sister 的精選集，Blue & Jazz 像活的泉水以適當的速度流了出來。音樂十分棒，女主唱的聲音些微嘶啞卻又具有奇特的透明感。不過我一點也不想跟著那歌曲搖擺。腦中想著 Face Off 的海報繼續觀看著雲，好像這樣做那絕望性就會減低一些似的。

我沒有雨衣，當然更沒有車，所以在既不能跟她去看電影也不能出去吃飯的尷尬場景。雖然這麼說想跟她去看電影她也不在，大概跟哪個有車人士出去了，說不定就是去看 Face Off。如果是那樣的話屬於我的電影情節可能會由尷尬轉為悲慘吧。身邊的東西極度缺乏，不但沒有泡麵，就算



有泡麵也沒有熱水。沒辦法只好拿剩下的起司片配豆漿吃了。真是不搭調的組合，物種或味道上。

我無感覺地吃著複雜的味道，拿起前天買的八月份 Men's Nonno，封面上武田真治以不屑的眼光痞痞地看著我。卡其色九分窄管褲配上米白色窄身短袖襯衫及不穿襪的淺咖啡色皮鞋、藍色工作裝配上橄欖綠及膝馬褲與白色球鞋、還有一個黑人穿上黑色襯衫黑色長褲黑色四粒鈕有腰身西裝外套又斜背了個黑色大袋，全身上下像燒焦了似的黑成一團。那些帥氣的 Model 全都表情陰鬱地以不甘願的表情擺出奇特的姿勢，卻意外地十分搭配。也許是陰鬱的天氣讓他們看起來陰鬱的吧。

看著看著突然發現淺灰色與天藍色竟然十分搭調，青草綠與米黃色搭配也不錯。更奇特的是所有螢光色系任選兩種，紅與藍、橘與綠、藍與綠、黃與紅竟然全部能搭配，簡直就像大家有獎的抽獎活動似的。

Swing out Sister 放完，又改放一塊 Jazz Selection，將最後的豆漿喝完。在這段期間雨依舊無感動地繼續下

著，固執地維持著不變的頻率與音階。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跟雨聲顯得十分搭配，就像淺灰與天藍的搭配法。沒想到爵士樂除了跟咖啡相配外——當然豆漿除外——也能跟雨配合產生微妙的立體距離感，雨在遠方，Jazz 在近處，隔著雨所包圍的空間互相重疊融合。Jazz 還是演奏版的好聽，那純粹感通過身體時彷彿能將某些不純物過濾沖刷似的。

在 Bill Evans 乾淨的鋼琴聲中，我又撥了一次電話。有關七個不同的號碼的機率問題當然又想了一次。不行，電話中。「Hey, you are on the air, come on say something！」腦中出現奇怪的英文，同樣十分搭配現在的情況。好像螞蟻在牆上形成不規則的線一樣自然。如果可以真將那線代替電話線，像金箍棒一般不斷伸長伸長伸長到她的電話中來一個魔法般的插隊。電話那頭是哪個傢伙，在我處境艱難的情況下又剝奪了我僅能求得的东西。希望雨絲能穿透那傢伙的身體，這樣沒有車的我就能跟她講講電話了。只是講講電話也好。

不過至少她還沒看過 Face Off。大

概。

翻開報紙果然就看到 Face Off 的全頁海報。沒辦法，中國人的驕傲嘛。我注視著 Nicholas，「爲什麼你頭髮那麼少還會那麼紅呢？」我試著開口問他。「因爲我是 Nicholas 啊。」雖然他不會回答我，不過預設立場的話他大概會這樣說吧。兩個男主角的左右半邊臉兩搭起來也十分相配，簡直就是雙胞胎照相法。真受不了，好像任何東西都有相配的東西似的。Jazz & Rain、John & Dance、藍與綠、泡麵與熱水、線與蟻、電話與她，完全沒有所謂獨立性這東西的存在。勉強來說只有我是獨立不相容的物體吧，但是再勉強來說我可能與豆漿又是相配的。

悲哀地只能與豆漿相配啊。

已經三點了。平常的這個時候應該是一天最熱的時候吧。八月的太陽凶狠地加熱著空氣，應該變得更輕的空氣卻相反地緊緊壓迫著地面上的一切，於是輪胎、行人、斑馬線、冰淇淋店，什麼都看起來扁扁的。同樣的三點現在看來卻是最陰暗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像被刻意噴上鐵樂士般變成



灰色的。灰色的黑，灰色的綠，灰色的灰，只有黃色意外地以格外黃的程度存在著。說來黃色也很奇怪，在太陽下紅橙藍綠全都炫耀似的反光時完

全不起眼，卻在雨天裡獨占鰲頭。喜歡獨秀的顏色。雖然不能說它囂張，不過頂多也只能存在在計程車上或當作雨衣使用而已。終於 Jazz Selection



也短短地結束了。我拿起 WetWetWet 與 Suede 的專輯考慮著。雨天與帶有爵士風的 WetWetWet 比較搭調，況且又是名為 WetWetWet 的樂團，簡直是宿命性的組合。但是今天 Jazz 也聽夠了，也許搖滾樂團的 Suede 也不錯。就在猶豫不決時，雨突然像要賣力表現似的以極激烈的方式下了起來。聲音變成嘩啦啦嘩啦啦嘩啦啦，與其說像瀑布跑到房子上方，不如說像那灰色的厚雲就這麼整個掉了下來，想一次解決似的絕對性暴力性地落下。爲了適當搭配這樣的情景，我只好選擇了有點暴力的 Suede。

主唱賣力地用透明感十足的圓滑音調唱著 Beautiful One。他的透明感與 Swing out Sister 的透明感又不相同。Swing out Sister 的透明是輕柔的包圍感，像透過雨後清潔且混和濃重濕氣的空氣看著鮮綠色草原。Suede 則像是要刺穿什麼似的銳利，像是對 Face Out 的導演吳宇森的評語「具透明感的暴力」所謂的暴力性透明，說是透過針孔看太陽那樣的銳利也不爲過。

就在我幾乎要跟著大聲唱「LaLaLaLa」的時候，遠遠竟然傳來



了垃圾車的音樂聲。嘩啦嘩啦的雨、Beautiful One、少女的祈禱在空中相遇，真不協調。爲什麼會選在大雨狂奔的時候收垃圾呢？這種時候又有誰會跑出來丟垃圾呢？真奇怪。大概是時間表所限定而不得不這麼做吧，所謂工作就是這麼一回事。收垃圾也不簡單哪，根據物流的原理在限定的時間內派出有限的車輛，依序經過每一個點將垃圾收齊，格式化地送到掩埋場俐落地清理掉。沒有這種社會體系的循環系統存在的話，社會大概會像人的血液完全凝結後死去吧。這種動物要死的話，還是適合流著會流動的血死去比較恰當。

決定再試一次電話。怎麼會那麼死心眼呢，我也不知道，不過決定這是今天最後一次。「……會像恐嚇電話似的奇怪噢。BEEEEEEEE……」同樣是電話答錄機，不管撥幾次都會同樣的內容，連BEEE的長度都相同。聽到是答錄機一陣無力感襲上，我仍然沈默地聽完她的錄音。就在Suede唱著「We are litter on the breeze, we are lover on the street」，或是我想大唱「LaLaLaLa」的時候，她已

經趁著這個空檔又出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搭前一個傢伙的車，也許是改搭剛剛講電話那傢伙的車也不一定。我同樣無言地將電話掛上，然後將音響關掉。

就在時間走到了五點時，好像終於想起來了似的，雨突然像關起水龍頭般變得極小，嘩啦嘩啦的聲音莫名其妙突然消失，完全被雲層回收了似的。四周簡直就像被某國祕密發明的消音機器消了音那樣安靜下來。雨這種東西也有極端性的啊。想起中午的起司與豆漿的味道，我決定放棄看天空，趁著不可思議的空檔去吃頓像樣的晚餐。比起起司與豆漿，牛肉麵、水餃、酸辣湯、三寶飯、雞排、甚至麥當勞都算得上十分像樣了。

於是我穿上與我十分搭配的淺灰色窄管長褲與天藍色合身襯衫，正考慮搭上白色球鞋出門時，突然call機響了。七個不同的數字顯現在液晶螢幕上，熟悉的排列。我想到肯德雞也不錯，關掉了call機。

出門時不知爲什麼，滑稽地想到「I'll be Missing You」。

張靄珠老師：

本人極力推薦這篇作品。作者的感性觸角十分敏銳，同時又能對日常生活瑣碎片段產生頗具意味的小哲思。對於色彩、音樂，又能頗具創意，精確地捕捉意象，十分難能可貴。作者深具潛力，不落俗套。

劉龍勳老師：

音樂是愛的食糧，然而一場大雨，現代樂團或垃圾車來詮釋，當然又各不相同。正如文明而物質化的人類，是具有多方面的面貌的。

潘呂棋昌老師：

就型式而言，本文較似散文而非小說。文筆流暢，筆調圓熟。將主角雨中寂寞無聊的心緒，描述得十分細膩生動。以散文而論，表現應在水準之上。